

X272  
LJM

365447

44.572



黎錦明  
小说选



黎錦明小說選

人民文學出版社  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## 序

今天，当编者将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作品的复印件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真不免有隔世之感。长期来，我居在偏僻的山沟，几与世隔绝，连一般的报刊书籍也是看不到的。我绝没想到能有再见到这些早已绝版的作品的机会，更没料到它们会有重新与读者见面的机会。

四十年代，国家遭难，人民乱离，为生活计，我渐疏远了与文学的关系。五十年代，因深感思想的落伍，遂转向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教学，几近放弃文学。在文化大革命年代，我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属于“四旧”之列，成为横扫的对象。自此，家中是片纸只字，荡然无存，我不但与文学彻底绝缘，而且与文字也绝缘了。没有“四人帮”的被粉碎，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，我是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些旧作的，当然更谈不上重新出版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，我是感到汗颜的。解放后，尤其近几年来，好小说出现了不少，我的这些作品跟今天那些好作品比起来，思想、技巧以及语言都差得远，要印，应该先印那些好小说。我的这些写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作品，正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，在思想上是“童叟”的，技巧上亦同样幼稚，只能当作一般习作看待。今天，我之所以有勇气让它与读者见面，只不过是让大家看看，在我国新文学曾

经走过的一段路程中，也曾有过我这样的作品存在。它的价值，仅在于它曾跟随着新文学的前驱者做了一点呐喊助威的工作。

所选的作品中，有对剥削者、压迫者、当权者和侵略者的揭露，以及对被剥削、被压迫和被屠杀者的同情，个别篇章还表现了对旧制度的反抗者和革命者的赞颂，但是大部分却只是对旧时代病态社会现象的客观叙述。这些作品的语言习惯、表达方式，以及某些作品的思想情感、审美趣味，与半个世纪后的新中国新时期的读者是大有睽隔的，这是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注意，甚至要取批判态度对待的。对于这些作品，有几篇作了些语言、文字上的改动，其他篇章就只对明显的笔误或排印上的错误作了订正，这些改动和订正，既无伤作品的风格原貌，更没有变更作品的思想内容。

黎 锦 明

于湘潭县晓霞乡

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     | 1   |
| 神童.....     | 1   |
| 轻微的印象.....  | 8   |
| 一个死者.....   | 12  |
| 小黄的末日.....  | 17  |
| 船夫丁福.....   | 25  |
| 出阁.....     | 31  |
| 柿皮.....     | 36  |
| 复仇.....     | 39  |
| 人间.....     | 48  |
| 冯九先生的谷..... | 53  |
| 铁塔.....     | 65  |
| 琼昭.....     | 78  |
| 株守.....     | 95  |
| 小岔儿.....    | 106 |
| 妖孽.....     | 120 |
| 一个画家的妻..... | 126 |
| 高霸王.....    | 152 |
| 鲁莽.....     | 169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赤峰之战 .....       | 186     |
| 武器与勇士 .....      | 197     |
| 银鱼曲 .....        | 208     |
| 耍猴戏的 .....       | 213     |
| <br>尘影 .....     | <br>221 |
| 第一章 缺题 .....     | 221     |
| 第二章 同情猎 .....    | 230     |
| 第三章 烟榻上的协定 ..... | 234     |
| 第四章 酒馆里的协定 ..... | 238     |
| 第五章 碰墙 .....     | 246     |
| 第六章 蛻蛹 .....     | 251     |
| 第七章 事变 .....     | 260     |
| 第八章 事变二 .....    | 268     |
| 第九章 事变三 .....    | 275     |
| 第十章 寻仇 .....     | 276     |
| 第十一章 复活 .....    | 283     |
| 第十二章 尘影 .....    | 290     |
| <br>黎锦明年表 .....  | <br>291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| 301     |

## 神 童

从此，易先生上他们的图画课时，和算学教师、体操教师一样紧紧的握着鞭子，矗立在讲台上狠狠的望定他们。这些天真的孩子们还常时斜过眼匿笑的望他两下，似乎在想这位先生果真变了？但他们这么的尝试又惹起易先生大踏步走下，皱着眉举起鞭子摇摇的，寻着几个顽皮的奔上去，吓他一跳。

毕竟也有效验，教室中一时静寂得多了，只听见沉重的吸涕声和沙沙的纸响。易先生再退上讲台，把鞭子指着黑板上那个操帽<sup>①</sup>图形朗声道：“就象这样一笔笔照着画！先打轮廓，打好了再拿把我看！但是如果有蒙着画的——看啦！”于是把鞭子又狠狠的摇了几摇。

“老师！我没有蒙着，你瞧瞧！”有好几个年纪较小的学生举起纸显示的说。他柔和的答应着，称赞了一会，继而将那本染满了粉笔灰的教授本盖着嘴巴，弯着腰沿了坐次一南一北的巡视。

学生们确乎完全沉静了，只一种弛缓的笔触声，柔腻的橡皮拭擦声。他们的两眼朝黑板上迅速的闪动，笔头在纸上钩出一些无意义的模型……

“这干吗？……教你干吗？”易先生忽的对一个学生厉声

---

<sup>①</sup> 操帽，即球帽，运动帽。

斥责起来。那个学生只呆着吸着鼻涕，愕异的望住他。他不由的举起了鞭子开始扑责学生了，一壁咬紧牙关骂着：“这样无聊！教你画帽子，你偏画狗。这是什么狗，狗那里有角！哎呀！真傻，打了你这点傻气看看，看你再傻不？喂，记住啦！”

这个被责的学生不象数学教师、体操教师扑责时那样悲哀。他十分的羞惭了，怔怔的摸着他那被打击的右手，还是不住的吸鼻涕。伶俐的学生们不时的回顾他，用一种冷酷的鄙夷的眼光捉弄他，待易先生说着：“这大的孩子还流鼻涕，那里这不懂事！”他们如小鸡们似的齐声喧笑出来了。

易先生下了这点钟课，拿着那几十张画纸，走回家便叹气，搓手掌，拍灰。他只骂：“这班学生真不好教，不听话，又爱胡闹！”骂得不耐烦了便躺到藤椅上冥想，不知是想些什么。……他的夫人坐在桌边哺着孩子，口里只有一种慈爱的哼声，脸上只有慈爱的颜色，不说什么，好象不知道说什么。

“喂，玉生，熊老先生来啦，去陪陪吧。”他的母亲走进来悄声对他说，抱着一条灿新的水烟袋，满面的笑纹。他站起来又安闲的叹了一口气，又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走到客厅去。

熊老先生是个龙钟的老学究，似乎又有些新气象，因为他带着最时髦的玳瑁镜，穿宁绸的长衫，这种衣饰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出现在这老人身上。身旁站着一个八九岁的斯文孩子，苍白的面，单薄的身材，衣服也十分整洁，不过两袖渲染了几块墨迹而已。熊老先生看见他就寒暄，寒暄了就让坐，坐下就问他的教课情形。

“哎，真没法教，不知道现在这些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傻了。”他还是那般怨着，叹着气，于是回过头看看熊老先生的孩

子，问他“台甫？”

“慰亭，草字若生。”那孩子欠身而答，如若二十余岁的人。他不由的称赞了。熊老先生也不由的挤住眼，偏着头望住孩子微笑了。

“贵庚……？”他又谦和的问。

“行年九岁，吃十岁的饭。”孩子又欠身而答。

但熊老先生有些不乐意了，嗤声的道：“啐！俗话又来啦。什么吃十岁的饭，呸！这简直不通！不但不雅。”于是揪须而叹气，罢了：“如今这样世界，哎，虽说是民国，其实那有前清那样太平？学堂呢，只看见闹风潮，赶校长！名虽为读书，其实……哎，譬如杨定生那位少爷啦！早几年不是在我手下拜门吗？喝，近来居然自称为文学家啦！反写起信来教训我啦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少年人就学了发牢骚，还了得？……”

易先生附和道：“岂止他，那个又不是一样？”

“真是一丘之貉。”熊老先生又偏着头瞧定那孩子揪须道：“我这个孩子把他留下好些，莫糟蹋啦！今年‘四书’同《诗经》读完了，唐诗也念完了，每天临两张颜字，《麻姑坛》<sup>①</sup>也写得些，对子也还对得几句，虽说没什么天资，将来也就不怕。而偏偏有许多人开口就赏识他，说他是神童。嘶……我就想那有这容易做的神童？未免太恭维了吧。哎，何必这样恭维呢！”说毕朗声笑起来，挺起胸膛只不住的揪胡子。

易先生听了很颓丧，禁不住又连连的叹几声，面色既黄瘦又罩上了晦暗的愁容，完全象个悲观厌世者流了。他又说：“真没法教！我教了几年的书，没曾看见过一个聪明又听讲的孩子，

---

① 麻姑坛，一种字帖，唐碑，为颜真卿撰文、书写。

真是，用心听讲的便糊涂，聪明的又不用心听讲！哎，教他画帽子他便画狗，不晓得在那里学会的。”

于是熊老先生噉然道：“这个毛病真不好来！而偏偏有一些糊涂虫来提倡，提倡他们画壁，画门，作乱，造反！我那隔壁楚家几个孩子，真可恶！看见壁就画。简直那种男女间无耻的行为也被他们晓得啦，唉——这不是海淫吗？还了得！”说毕又掀须叹气。

易先生便解释道：“画是可以，无论如何要个标准，学国画也可，西洋画也可。图画无非是一种美的理想，譬如国画写意，西画就写景，各有其长，各有其短。现在中国人，完全不懂这个奥秘，盲人骑瞎马，不但贻误一己，反害及后身。”

抬头掀须的熊老先生仿佛在咬嚼这个奥秘，觉悟一些的皱眉道：“各兼其长短啊！……但是一般画师不知为什么总是无理由的诋毁中画，说是没得阴影，其实他们懂什么哟！依我说，中画没阴影与西画的堆积稜模同是一个缺点，而偏偏没看见。一个人说是能够将中画渗以西法，哎！世界上的人真糊涂，这一层也没想到。”说毕又傲然高视，念起对面的对联来：“高花风堕赤玉盏，老蔓烟湿苍龙鳞，真豪迈！”

“令郎的对子做得好吗？”易先生便联想到这个问题。

“略有所知。”熊老先生欠欠头说，一壁使命那孩子对答。

“鸡冠花，”他随口出了个题。

“虎耳草，”那孩子即刻答出，翻了翻白眼。

“月移花影动，续下句。”

“疑是玉人来。”孩子又即刻答出。

“低吟。”

那孩子抬着头露出一脸可怜的颜色，连连翻了一会白眼道：

“娇喘。”这两字惹得两人纵声笑了，易先生只叫好，熊老先生便揪须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不合平仄，还嫌轻薄了一点。”

“哎！神童，真是神童。可怜他只有九、十岁的人啊。”易先生连声的称赞，一直到他两人告辞去了还不住的赞着。而熊老先生好比实在的得了个官衔，只说不出的一体谦让神态溢于眉宇，还是抬头揪须的挈着孩子走了。

易先生当客走后便回房来，对母亲提起这孩子，只信口的赞赏。他的母亲便欲和熊老先生提出婚事，但又皱着眉似乎有些经验的呻吟：“哎，我只怕这种孩子不长寿！熊老先生自从讨了那个五姨太太，就有了三个孩子，现在只留下一个！……头一个芹生不也是一个顶聪明的么？我记得他七岁时就能帮他的爹爹写春联，刻图章，亲戚朋友那个不称赞？喂！不说别的，走到人家便斯斯文文，问一句答一句，简直一点孩子气也没有！……那晓得就在去年，刚刚满十五岁，从观音庙求签回来……”

“他们也迷信呀？”易先生很骇怪的插了句口。

“喔喔，他自己并不迷信，这是他娘叫他去的。那料到这一去化吉成凶，路上忽然下了一天大雨，把他打得出水鸡一样，回来就伤寒咳嗽，第一是吐痰，吐了痰又是血。可怜，没到五十天，……”她说得有些凄伤了。

易先生便不服气的道：“这总只怪得他家太不讲卫生。你看，小孩子的体温最高的，慰亭那孩子还是棉袍在身上！我这样的体子穿了夹袍子还热呢。据汪大娘说，哎，这位熊老先生的房里，窗子一年四季是闭的，走进去就是一股钻鼻子的酸气。咳，这把小孩子住还要得？”

她默了一会又道：“这里也有些毛病。可是第二个孩子就完全是磨死的啦！本是，那孩子特别的顽皮，爱哭，每天连学堂

门也不进，大清早就扒出门到外边玩去啦。依我，就听他去也行呀，反正是那样性质，一时怎么改得掉呢？可是他老人家每天见啦就打，娘也打，爷也打。打又打得奇怪，常是抹脑一下，有次简直把那孩子打得晕死在地上，后来越是打骂就越是痴呆。……”

“也死了吗？”他瞪着眼问。

他的母亲绝不惋惜似的说：“死啦！……唉，这个孩子我说了也好，将来长大也不过是一个叫化子，恐怕难教得出来。至于这个呢？比前两个还聪明些，三岁就提笔写得字，四岁就读完了一部《三字经》。这一来，熊老先生有经验啦，只怕蹈先两个的覆辙，简直无时一刻不守着，连大门也不出一步的！噢，今天若不是这样大天晴会出来吗？所以只坐一会就要去哪。……”

他又噙了口气拿起教本上课去了。房里顿时沉寂下来，老太太默然架上眼镜读《儒林外史》了。少奶奶还是坐在那角轻轻的唱，慢慢的摇，长久不说一句话，脑里不知萦思些什么。……他穿过两条小径，来到学校教室门边时，那一班正在喧叫的孩子陡然一律静下了。他巍巍的走上讲台，觉得孩子们有的匿笑着，有的用一种试探的目光投在他身上。他不由的还是举起鞭子来震震的，昂然说：“今天画的是古庙，你们看见过没有？”接着在黑板上写下。

“老师——这个不好画！”一个孩子斜伸着手请求着。

“不好画——老师——我没看见过。”又一个这么的跟着说。

“古庙不是住和尚的吗？我家门口有一个，红墙，黑瓦，门是圆的，极矮极矮！……”第三个这么炫耀的偏着头说，于是孩子们都回过头去瞪着眼望住他，似乎是羡慕，嫉妬。这时

易先生把黑板上的图样弄清，叱着说：“莫多嘴，我这古庙就不象你那里的啦，你那叫做庵子，小些。我这个门口有树，院里也有树。照样画下去，先打轮廓，打了之后送把我来改，不要改的就更好。……”于是拿着纸一张张的发给他们，此时室中只有沙沙的纸响了。

不多时，窸窣的纸响也静下，又只听见弛缓的笔触和橡皮柔腻的磨擦声。孩子们都敛下那天真的状态，朝黑板闪一眼钩一笔的在那工作。易先生的鞭子也搁下，静默的坐下望住他们，似乎是很满足，很安慰。

“先生，树上添两个鸟好吗？”一个孩子提议着。

“不行！原来就没有鸟的，照样画！”他皱眉的斥着。

又一个孩子站起指着道：“老师！怎么这个树只有四条枝子？我看的树都不是这样的，多些，总有一百两百根。”

他又不高兴的斥道：“瞎说！你数过吗？这上面只有这几根枝子，没有办法。画就画，不画拉倒！……你懂什么？”

当时又有一个坐前排的孩子朝同坐频频的回首，忽而朝易先生露出一种愕异的状貌，立起道：“先生，加上一个石头成不成？”

“不成，什么都不成！”易先生皱着眉斥道。

于是这孩子看着他的同伴，指着道：“先生。他画了。”

易先生便瞋着眼，凛凛的站起身，举起鞭子：“又大胆，……又糊涂，你看见庙门边有石头吗？你看见吗？……谁教你看见？”接着一个大踏步奔到那个被告发的孩子面前，把鞭子高高举起。

## 轻微的印象

“四小姐，你的大姐和人家讲恋爱了。”多情的亢夫不到十五岁便成熟了，微笑的挑拨邻家汪氏的女儿。

“啐！……我告诉去！”四小姐说时，朝亢夫骇怪的翻了翻白眼，从玩伴中引身出来，仓忙的往角门回家走了。

两点槐花由树杪飘下。在亢夫白的颊上偎了一偎又飞去了。他默默无言，低头弄着肘旁的石榴花枝，折了一片小叶含在口中，嚼出一点辛酸来。玩伴们都鄙视他了，因为他侵犯了汪家寡妇的贞洁和庄严。……

灯光投在亢夫的发上，映出那柔黑的光辉。他面前斜摆着一册薄薄的英文，两个绿<sup>①</sup>从窗上扑来，落在书面上象小蟹似的横行。——他呆呆的觑着，忆起刚才的事来。

“下次说话要谨慎些，她是青年的寡妇，怎么能用这种话去侮蔑她呢？”她的嫂子在窗外说。草扇拂在衣衫上的微声。

“赶紧去陪个礼罢！不然……”他的哥哥说，接着又调着他的女儿嬉笑了。

一阵幽扬的弦声从西屋楼上传来。他想起那楼上妙年的女儿，大约这时正在曼歌清唱。他又想自己如在非洲的大森林里孤独的踟躇，浓烈的树香包裹他的灵魂，也有毒虫猛兽戕害他

---

<sup>①</sup> 绿，一种小虫。

的生命。不觉间他倒在灯前昏昏的入梦了。

以后再也不看见四小姐来联合他作玩伴。角门从此长时的关住，只偶时看见汪家太太开一回两回，伸出头来叫两句。他再也不敢出大门了，因为怕经过汪家的院落，怕遭受从窗镜里投来的寒光，怕人们排斥的喁喁私语。

汪家大小姐还是标致啊，他仍然这般妄想，不过从此他在苦闷的妄想里渐次失却给她的爱力以至消灭于无。并且他相信女人的心情符合了孔夫子论女子与小人的一段话，他渐渐的畏忌女人，不爱和女人亲近。

槐花一片片洒到尘土上，又和尘土一同消失了，枝头结出一球球和扁豆似的槐实来，已是初夏了。爱乱嚷的喜鹊报着荣华的消息，鸽哨央央的在大气里放出和平的声浪。

好几回偶然撞着汪大小姐，在她容颜上领受了一些冷酷，和他的心境一样冰霜。

一天，他夹着几本书在一条大街上踽踽的走着。一声叮当突然提起他没在沈思里的注意，他抬头看见一列正在飞行着的洋车。车上都坐的时装的女子，其中一个便是汪家大小姐，脸上还罩着凜然的冰霜。

“是么？”一个悄声回顾说，于是她们的视线扑刺刺的一齐挂上他的脸，带着微笑又带着一些轻浮蔑视的神情。他不禁一阵羞惭，在羞惭里觉到这件不可解的事：似乎陷到不可拔的深渊里去了，只是遭受人们这样的侮弄和轻视。

这一件事永永镌在他的心头。他洞悉这事的内层了，他在狐疑里造出他初期的想象。

“哈哈，贞洁原来如此！”以后他常时兀自的笑说，将那英文课本啪的一声掷到桌上。

在梦境里也找不出象这样一个奇幻的事。……

绿荫盖着全部院落，暑气未消的夏晚，人们散聚在院中。孩子们只从花枝里窜，小姐们便默坐在竹床上，柔柔的拂着羽扇，抬起眼望着苍穹，在回忆过去甜蜜的故事。清淡的月光投在她们的身上，由耸动着的轻纱里映出洁白的肌肤；晚风也和月色一样的清凉，吹动了花枝，吹动了她们的美发，流出同样的幽香。

亢夫从外归来，走经这个小小世界，深深的受了一回诱惑。

竟想不到她——他所忌畏的女人——斜着眼波睨着他了。他的心神一阵紧张，忙望了她一眼低下头去。然而他还是觉得女人的虚伪——这样甜蜜的暗示虽陶冶他生命的全部，只是昏黑的四周，找不出一条到那田地的道路。他受了诱惑，但他永永怀着猜疑。

每一次每一晚经行彼处，这机会里继续的给他以斜睨，目语。有时微笑，轻颦。

然而不过如此罢。他的心意只是在萦想里奔流。

一直到深秋，木叶由枝杪“嗤”的一声落下，院里布满了凉风和虫语时，才不见她的情影。

年华如流水相逐的去了，他再来京都时已睽隔四年有余了。

他住在已经迁移了的寓所，站在茫茫的前程上，把这件残余的旧痕完全消灭了。他有时听到人们口边传来她的消息，说她已经得到一个美满的职业。他听后便淡淡的忘却，不愿意联想到那些故事。

有一天，他偶然听说她来到这里，他只是挟着好奇心去探视她。她着了一件狐皮外氅，容颜还是和往年一样，只是消瘦了一点。他绝料不到她会发觉他的窥探。最令他惊奇的：她忽然脸上一阵红晕——流出少女时的容色——朝他窥探的处所望了一眼，低下头来。

如今，他为她悲哀了，想到在世界上为礼教所牢笼的女子：有时很想恋慕她，但心意再也不许他恋慕她了。

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作